

詩語背後

杜鵑花開

高天麗日綠叢叢
淺淺深深各不同
可惜遊人皆好色
癡情只向紫和紅

早聽深圳朋友說，錯過了梧桐山的毛棉杜鵑，就錯過了深圳的春天。此次遊覽梧桐山，專為毛棉杜鵑而來。可做了半年心理準備，還是有些錯過花期。

新冠疫情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，年初香港疫情突然失控，深圳受到牽連，被迫從3月中旬開啟居家避疫模式，實行封閉式管理，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動和活動。21日解封，但部分活動仍受限制。直到26日全面解封後，一年一度的梧桐山毛棉杜鵑花會才正式拉開帷幕。遺憾的是，接下來連續數日陣雨暴雨天氣，不知不覺便來到了清明假期。此時忙不迭地上山，毛棉杜鵑已進入盛花期半個多月。大自然是沒有疫情的，陽春三月，百花盛開，梧桐山上各種杜鵑花早已迫不及待了。

據管理人員介紹，今年梧桐山毛棉杜鵑的盛花期是從3月16日開始的。進入3月中旬以後，山上各個景點的杜鵑花競相開放，杜鵑谷開花量已達30%，十里杜鵑廊更達到了60%。通常，單株毛棉杜鵑的花期有一個星期左右。好在梧桐山群峰並立，地勢起伏多樣，各處杜鵑次第綻放，整個花期會持續一個月。

上山之前即被朋友告知，這幾天梧桐山人滿為患，最好早上8點前抵達，下午3點前離開，否則會堵死在路上。據說清明假期頭一天，有人下午5點下山，晚上11點才回到深圳城裏，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生生開了五六個小時。我們不敢大意，早晨不到7點就出發了，但離目的地五六公里處還是遇到了堵車，各種車輛排成一字長蛇陣，前不見頭後不見尾，10點多才到達山門。這時候山裏早已人山人海，路過幾個年輕人，他們說半夜兩點就上山了，為的是看日出和晨曦下的杜鵑花。

主辦方為今年花會設計了兩條路線：一條叫「隨心賞花」，難度不大，耗時約3個小時；另一條叫「閱盡繁花」，屬挑戰級，走完全程需要4個小時。兩條路線都從公園北大門出發，步行一小時抵達鳳凰台，然後開始賞花。「隨心賞花」路線只遊覽萬花屏、杜鵑谷、小梧桐山頂廣場，隨後原路返回。「閱盡繁花」路線則需另增加一個小時，繞行豆腐頭、蝴蝶谷、十里杜鵑

廊、好漢坡，再從鳳凰台下山。

由於山上人太多，步速較慢，我們選擇了「隨心賞花」路線。實際上，這時候的毛棉杜鵑花只有萬花屏比較集中，其他地段已然七零八落了。但即便如此，透過一棵棵形態各異、不同花期的杜鵑樹，紫紅粉白，錯落相間，只要稍加想像，就能感受到翠綠山谷中鋪陳伸展那份絢麗。杜鵑谷已謝盡繁花，只餘漫坡深綠的樹叢。惟萬花屏數百株百年老杜鵑，各呈異彩，頑強地展示自己的燦爛。穿行其中，春的氣息撲面而來。

與大多數灌木杜鵑不同，梧桐山毛棉杜鵑屬於喬木杜鵑。樹幹粗壯，幼枝呈淡紫褐色，老枝呈褐色或灰褐色。花冠狹長，裂片開展，以淡紫色、粉紅色或淡紅白色為主色，觀賞性強。同行的梧桐山管理處梁先生告訴我們，毛棉杜鵑結子很多，但十分細小，生命力脆弱，發芽率不高，人工栽培難度大。如果採用扦插、壓枝等方式批量繁殖，短期見效快，但無性繁殖基因單一，容易遭受病蟲害。而且毛棉杜鵑木質實實，生長極其緩慢，需要10到20年才能開花，故有「一代人栽種，一代人養護，一代人觀賞」的說法。

萬花屏保存的數百株老杜鵑，實在是一個奇跡，也可以說是大自然留給深圳特區的一份特別禮物。要知道，杜鵑樹扭曲而多結，並不成材。記得小時候上山砍柴，因為山高路遠，需要挑選耐燒的硬雜木，一般會選三種樹木：青岡、油茶、杜鵑。青岡稀少，油茶太沉，所以杜鵑最受歡迎。那時候溫飽尚無着落，誰都沒有賞花的閒情，是什麼原因陰差陽錯放過了這一坡歷經滄桑的杜鵑樹呢？世間多少美好，歷經磨難，仍會在夾縫中傳承下來啊！

鳳凰台位於半山腰一個三岔路口，是去梧桐三峰大梧桐、豆腐頭（亦稱中梧桐）、小梧桐的必經之處。登台遠眺，梧桐山全貌盡收眼底。極目處，群峰綿延，山海相邀，萬物和諧生長。千嬌百媚的杜鵑花，在堆碧砌翠、鋪天蓋地的綠色面前，彷彿已微不足道。梧桐山是花的祭壇，更是樹的道場。李太白「鳳凰台上鳳凰遊，鳳去台空江自流」的感慨油然而生。

萬紫千紅，爭奇鬥艷，固然是春；枝繁葉茂，嫩綠鵝黃，又何嘗不是。縱是春花爛漫，其魅力也不是滿山遍野綻放同一種花卉，而是百花齊放。即便都是杜鵑花，也有不同品種。以梧桐山為例，就有鄉土杜鵑三種——毛棉杜鵑、華麗杜鵑和映山紅，另有為豐富花色而引進和培育的園藝品種近百種。如果再加上人工栽培而



◆萬綠叢中花團錦簇的毛棉杜鵑。 作者供圖

形成自雜交，在自然狀態下無法生長但可以盆景種植的各色杜鵑，多達700餘種。梧桐山有美麗的毛棉杜鵑，但梧桐山的美麗何止毛棉杜鵑。

前不久，廣東省攝影家協會經過實地考察評審，把梧桐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列入年度「廣東攝影目的地」。同時，廣東省關注森林活動執委會發起「廣東十大最美森林旅遊目的地」網絡評選活動，經過近40萬網友投票和專家綜合評選，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名列榜首。相信如此盛譽，不會是任何單一因素促成的，而是獨特的山水環境、多樣化的動植物分布與森林體驗、自然教育、山地運動完美結合的產物。和諧的內核是共生，而不是一致，海納百川成其大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大自然就是這樣默默地教育著我們。

可是，人類作為大自然之子，似乎總是學不會這份寬容。看看這幾年的網絡生態，極端主義情緒如瘋草般蔓延。大到新冠疫情、俄烏衝突，小到生活中各種瑣事，動輒引發爭論，一派不死不休之勢。難怪有人調侃：現在的問題不是人類與病毒能不能共存，而是「清零派」與「共存派」能不能共存；普京的鐵腳不在俄羅斯，死敵不在烏克蘭，他們都在中文互聯網上。

其實，世事紛紜，我們都在盲人摸象，觀點不同很正常，之所以吵得不亦樂乎，是因為人人都想證明自己是對的，總有一種說服別人的衝動和固執。聖人談治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芸芸眾生，大家都是成人，都有自己的認知，老是把一己之見強加於人，甚至不惜營造假象，搞得好像自己無所不知，而缺乏對所知邊界的自覺意識，是不道德的。

杜鵑開了，春天來了。林徽因《你是人間四月天》，再次在耳旁迴響：

雪化後那片鵝黃，你像
新鮮初放芽的綠，你是
柔嫩喜悅
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白蓮

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
是燕在樓間呢喃
你是愛，是暖，是希望
你是人間的四月天

字裏行間

報人—小說家

◆黃仲鳴

在坊間看到一本書：《清末民初報人—小說家研究》作者是復旦大學的段懷清教授。吸引我的是「報人—小說家」五個字。因為據我的認知，晚清民初年間，報業趨蓬勃，從事的文人湧現，他們大都是身兼報人和作家兩個身份。這個海上漱石生有什麼不同？

海上漱石生（1864-1939），原名孫家振，字玉聲，號漱石。以「海上漱石生」這筆名最為知名。「海上」者，上海也。為人稱許的作品有《海上繁華夢》、《仙俠五劍》等。論者將他歸入鴛鴦蝴蝶派或「舊派小說」陣營內，魯迅卻把他列為「狹邪小說家」或「黑幕小說家」。段懷清說他是「晚清滬上報人—小說家這一具有鮮明近代特色的文人團體」。

段懷清指，從1890年算起的話，一直到1939年去世，他從事報業和寫作長達50年。不過，段又說他從1893年冬進入上海《新聞報》起，是他報人生涯之始，但為何說是「從1890年算起」呢？莫非之前他已是「作家」了。但據知，海上漱石生應是入了報界後，那才「雙管齊下」，成為「報人—

作家」。海上漱石生著作甚多，類型大體分為社會小說、武俠小說。社會小說又細分為譴責小說、俠仗小說、教育小說、狹邪小說等。他自己的力作《海上繁華夢》列為「狹邪」，《如此官場》是「譴責」，統稱之為「社會小說」。

至於武俠小說，《仙俠五劍》是他頗為自豪的作品。他說：「余作《仙俠五劍》，彼時海上之武俠小說，尚只《七俠五義》及《小五義》、《七劍十三俠》等寥寥數部。而間有思想鄙陋、筆墨蕪雜，誤以好勇鬥狠，竟成武俠正宗之人，亦居然擲管行文，續續出版不已。余因欲力而糾正之，乃作是書。」可惜，此書鮮見，直到如今，我還沒看過，這裏不作評語。但他的「自信」和他握管的因由，由此可見。且看段懷清的評說：「海上漱石生的武俠小說與他的社會小說一樣，存在着濃烈的『問題意識』則是事實。所不同者，社會小說的問題意識是直接從社會層面生成的，而武俠小說的『問題意識』，表面上看是在一個虛擬的俠義世界之中，但其實又處處回饋到現實世界，實際上是對現實世界真實存在的一種小說類型化的曲折表現。」這評價甚是，也高看了他的《仙俠五劍》。

海上漱石生的現實世界，當然是他的報業生涯。他先後服務於《新聞報》、《申報》、《輿論時事報》等大報，並主持過《采風報》、《笑林報》、《梨園公報》等小報，他的人生經驗和社會見聞，多從報上得知，正如吳趸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，素材多來自報上新聞。因此，以「報人—小說家」來稱呼他，當然是可以。

段懷清這書既談論了海上漱石生的報人事跡，又對他的小說作出探討，在研究晚清報業、通俗小說中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

◆在研究晚清報業、通俗小說中，這書值得一看。 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評價楚原口中的碌碌無能、虛度年華的人生；先父不負此生，張詩樂泣告



典賣座電影。「退役」後的他在不愁衣食下甘願去當電影、電視中的「茄喱啡」（閒角）。無論所處崗位，他給觀眾的感覺總是盡忠職守，還很多時有高光的表现。有這樣的豐盛演藝人生在演藝界中實屬少見。然而，楚原跟我們說拿這個「終身成就獎」是「受之有愧」，真是玩味十足！

明眼人應看得出所謂「受之有愧」乃自謙之詞，又或者可視之為待得那麼久才領這個「老人獎項」給他的抱怨之詞。實話實說，如果沒有如此這般成就，這種話兒是說不出口的，所以對楚原這番話的最佳回應是：

你，受之無愧！

末段話中提到的「碌碌無能」、「虛度年華」，如是者不是應該感到「悔恨」、感到「羞恥」的嗎？

究竟怎樣才算「碌碌無能」和「虛度年華」呢？「碌碌」指平庸無奇、毫無作為；「無能」指沒有才能。「碌碌無能」就是指無所作為，與「碌碌無為」義近。「虛度年華」指無所事事，讓時間白過，與「虛度歲月」義近；也可作年齡徒長的自謙詞。如說某人「碌碌無能」或「虛度年華」，他就是每天都在混日子。

對那些只是懂得「食乜嘍」（吃與睡）的人或舊時吃鴉片煙的二世祖而言，他們終日無所事事、不善生產，絕對是「碌碌無能」。一般人認定：「掃街」（清潔街道）是一項無甚才能的人才去擔任的工作；「煮飯婆」（燒飯的家庭主婦）除了弄飯給家人吃就什麼都不會做；「揸掙」（操控電梯升降）只是拉拉閘、按按鈕，屬一項簡單不過的工作。沒錯，論性質，這些工作相對簡單，但總得有人來做；無論如何，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一種貢獻，所以他們並不「碌碌無能」也不「虛度年華」。

不少人，尤其有識之士，認為一世人至少要做過一件大事或創過一番事業，才算不枉此生，否則與「碌碌無能」、「虛度年華」無異。礙於人的能力各有差異，因而不是人人都有那個能力去「有為」。人的能力不同所以在社會上的功能也不同，能力不高的便去負責功能不高的工種，所以不要因為一己能力不高或擔當低下角色而感到「碌碌無能」、「虛度年華」，只要按自己的能力、站好所處崗位，亦即盡其在我，那何來「悔恨」、何來「羞恥」？

回說楚原：他就是沒因為在低潮時感到「碌碌無能」而「悔恨」，才可以從谷底處再往上爬；他就是沒因為以「過氣」資深導演的身份在電視與電影中當「茄喱啡」感到「虛度年華」而「羞恥」，才可以在晚年過着遊戲人間的生活；所以筆者也認同其兒子對他的評價：

你，不負此生！

楚原（原名張寶堅）與南紅結婚後育有一子張詩樂。雖然出身於電影世家，詩樂只是兩歲多時在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中客串「福仔」一角。楚原離世翌日，張詩樂透過曾拍由楚原執導的《三少爺的劍》一炮而紅的爾冬陞把悼文轉交予記者，內容如下：

誰伴明窗獨坐，和我影兒兩個。
燈爐欲眠時，影也把人拋卻。

取自《如夢令·誰伴明窗獨坐》宋向滿念父親楚原（1933—2022）；多謝各界關心，先父不負此生，遺願一切從簡，喪禮由家人開門憑吊，望有心人每看香港電影，可給丁點懷念。張詩樂泣告（22-2-2022）。

所提到的「先父不負此生」，應是詩樂回應先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段話，而楚原也曾於2018年「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」的典禮上把這段話贈與來賓。以下是他在公布獲「終身成就獎」後在台上發言的初段和末段話的內容：

將一個終身成就獎，
獎一個終身有七成就嘅楚原，
你哋即係迫我夾生（夾硬）講句受之有愧囉！

最後我送畀大家，我鍾意嘅幾句說話：
當你回首往事時，
不因碌碌無能而悔恨，
不為虛度年華而羞恥。
咁你就可以好驕傲咁同自己講：
你，無負此生！

楚原縱橫演藝界凡四十餘年，編劇、導演、演員通通都當過。由1959年的粵語殘片時代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國語片與新粵語片時代，曾拍攝多部經

浮城誌

◆羅大佺

藿香

藿香，也叫合香、山茴香，是家鄉雅雅鄉村裏一種常見的藥食同源的野生植物。

藿香屬於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莖直立，四菱形，葉子呈橢圓，披針形，葉邊為鋸齒形，有微微絨毛。每年6至9月開花，花為淡紫藍色。9至11月結果，果實很小。

家鄉農人常常採食它的嫩葉作野菜，煮粥吃，也可以涼拌吃，炒雞蛋，用菜籽油炸着吃。其實早在東漢時期，中國人就開始食用藿香了，當時是作為一種香料。

兒時農家院壩周圍，一般都有野生的藿香。藿香生命力強，對土壤

要求不嚴，種子隨便飄到哪裏，撒在哪裏，都可生長。宿根移植，也可成活。夏天，在鄉村農家院壩裏陽光充足的地方，藿香葉兒青綠，生長茂盛，一陣風兒吹過，空氣中散發出一股濃濃的香味。

家鄉人食用藿香，一般還是作為香料調料，用於熬魚湯，炒回鍋肉，也可以作為配菜，和韭菜一起熬稀飯，和大蒜一起煮野生菌子。

兒時的夏天，是鄉下小孩玩耍的季節。竹林裏的筍子破土了，長高了，一隻一隻筍子也飛出來了。這些有點像螳螂一樣的小東西在竹林裏飛來飛去，飛累了就停在竹筍上，咬食嫩筍補充營養。這些小東

西被我們發現了，我們會趁牠不注意，將牠捉住，拔掉帶利刺的前足節和徑節，用一根細小的刷把籤籤陽光充足的地方，藿香葉兒青綠，生長茂盛，一陣風兒吹過，空氣中散發出一股濃濃的香味。

藿香具有芳香化濁、和中止嘔、驅風散寒、發汗抗菌的作用，是多種中成藥的原料。此外，還可以防蚊蟲，是很古老的藥用植物了。現在的藿香正氣水，也是從藿香提煉而來。

豆棚閒話

◆吳翼民

一花如瀑掩荆門

我一直感覺，平時瀏覽的風景如果能在夢中再現，這必是不俗的好風景。比方說，江南的太湖和西湖，安徽的黃山白嶽，桂林的山水都曾頻頻在我夢中再現，那些水啊山啊，無疑是一流的美景；然而有些風景說出來很尋常，貌不驚人，卻多次在我的夢中顯現，那也是一流的好風景。譬如曾經邂逅的好多處「一花如瀑掩荆門」即是其例。

記不清多少回夢中出現「一花如瀑掩荆門」的景致了，那花兒有時是牽牛、薔薇、凌霄，或者是月季、玫瑰、木香……凡可攀藤的花兒，密密麻麻攀在籬笆上或鄉間的荆籬木製門戶上，真是妙趣天成。

年輕時在劇團演戲，有些美妙的唱詞一直刻印腦海，《三打白骨精》裏白骨精幻化的村姑出場時唱道：「家住山南榴花村，一樹古槐親不離身……」村姑長得美，村姑形容的家「一樹古槐掩荆門」更美。「古槐」蒼勁、「荆門」質樸，一個「掩」字境界全出。我在生活中一直關注類似的美景，凡邂逅，必仔細觀賞，良久不捨離去。

去過江南一個叫玫瑰園的地方，並非規模宏大建築高雅名氣很響的園林，只不過是一個民營的以種植

玫瑰及其他花卉的鄉園園子而已，由於瀕着一湖碧波，闢出一方隙地，經過園主十餘年辛勤經營，也成了規模，成為附近城鄉休閒看花的好地方。其中有個感人的故事，園主的老父親中風後失去嗅覺，為女兒者便租地闢園，廣植芳香草花，要讓一輩子酷愛園藝的父親恢復嗅覺和美感。父親的嗅覺和美感找回來了，殊不知吸引了更多父母前來觀賞美景，由孝敬自己的父親而推廣為孝敬千軍萬戶的父母，這是園主始料不及的美事，於是她索性更加精心打理，終成一大飽含田園風光的景觀也。

我說的玫瑰園飽含田園風光，許多點綴的景點都是竹籬荆門、木屋草舍樣的建築，都錯落有致坐落於繁茂花叢中，其中就有多處「一花如瀑掩荆門」的意境。春天來了，園內的花花草草不迎着明媚陽光、和煦春風爭相繁榮。許多沿着籬笆和爬藤的花兒就酣暢地攀向竹籬和荆門了，它們覺得這樣的地方才是它們最樂意生存並肆意綻放展示的環境，它們的根系雖植於地上，籬笆掛到籬笆和門牆上才愜意，可以飽吮陽光和甘霖，可以盡情舒展開枝葉和花朵，接受春風的熱吻及擁抱。在玫瑰園，春天最好的風景

要數一處「木香如瀑掩荆門」，好大一片攀爬着的雪白的木香花，真如一匹瑩潔的瀑布從高處瀉落，瀉落在一處黃石壘起的門洞，遠眺着花的飛瀑氣勢不俗，近視之猶如碎玉迸裂，卻是清香四溢，整個玫瑰園就此一處景致已經足以吸引住遊客們的注意力了，更何況類似的景致舉目皆是，一壁壁立體的花牆組成成花的迷宮，色香雙絕。

我說唯竹籬和荆門才是花兒最喜歡的棲息之所，倘換了石庫門或鐵柵欄就大打折扣。我童年時，離家不遠的巷子裏有一幢小洋樓，院子裏花草繁茂，外圍是鐵柵欄和堅實的大鐵門，鐵柵欄和大鐵門上有着密密麻麻的薔薇，一到春天，薔薇怒放，紅艷艷的一片，很成規模。我和小夥伴們時常會前去觀瞻，花兒自然很悅目賞心，但烏黑黑冷冰冰的鐵門和鐵柵欄，尤其是圍牆上尖刺的玻璃大煞風景，看了令人心寒，更有院子裏一匹猖獗的大狼犬讓人心慌。那時我就期冀着好花須栽好地方，再尋常不過的農舍，再普通不過的牽牛花，也足以勝過我童年時看到的鐵門鐵柵上的薔薇。

如今，人到老年，繁華落盡，一心趨簡趨舊，何止於花草草？